



庚新

著



塞上风云

藏唐 烽火起

杜甫文学奖获得者、阅文集团大神作家 **庚新** 全新力作

—— 为你讲述一个不一样的盛唐 ——



中国出版集团 | 全国百佳图书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大神推荐

盛唐崛起，隐藏在武皇治下盛世之中，最惊心动魄的诡谋！

—— 唐家三少

小小县城，高手云集，各方博弈，错综复杂，盛世中的阴谋，惊心动魄。

—— 打眼

幽州魅影，再现圣历年间云谲波诡秘史，四哥笔力越发惊人，令人欲罢不能。

—— 血红

历史上真有杨守文其人吗？老四写书太用力了，我都不知道原来真有这个人……精彩，绝对精彩！

—— 风凌天下

上架建议：畅销小说

阅文集团
CHINA READING



QQ阅读

海量连载 想读就读

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公众号


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天猫旗舰店

ISBN 978-7-5162-1501-2



9 787516 215012 >

定价：35.00元

壹

塞上风云

藏唐 崛起

庚新



中国出版集团 | 全国百佳图书
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| 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唐崛起. 1 / 庚新著. —北京: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,
2017.7

ISBN 978-7-5162-1501-2

I. ①盛… II. ①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95628 号

本书为“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”。

图书出品人: 刘海涛

图书策划: 谭 军

文案统筹: 高文鹏 崔 一

责任编辑: 翟琰萍 王 宜

书 名 / 盛唐崛起 1

作 者 / 庚新 著

出 版 发 行 /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(100069)

电 话 / 010- 63055259 (总编室) 010- 63057714 (发行部)

传 真 / 010- 63055259

http: //www.npcpub.com

E-mail: mzfz@npcpub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16 开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

印 张 / 18 字数 / 271 千字

版 本 /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/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62-1501-2

定 价 / 35.00 元

出版声明 /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盛唐 崛起

壹

目录

塞上风云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生逢圣历元年 / 1 | 第十七章 卢永成归来 / 144 |
| 第二章 村口命案 / 11 | 第十八章 凌厉反击 / 151 |
| 第三章 夜探弥勒寺 / 21 | 第十九章 杨承烈遇袭 / 161 |
| 第四章 引蛇出洞 / 31 | 第二十章 又见神秘人 / 169 |
| 第五章 孤竹追凶 / 39 | 第二十一章 府门飞笺 / 176 |
| 第六章 官道激战 / 48 | 第二十二章 龟符奉宸 / 183 |
| 第七章 杨氏一家 / 57 | 第二十三章 居庸关破 / 190 |
| 第八章 鸿福客栈 / 65 | 第二十四章 血染和平寺 / 198 |
| 第九章 替父分忧 / 73 | 第二十五章 兵临城下 / 209 |
| 第十章 洗衣槌的秘密 / 81 | 第二十六章 幼娘被劫 / 221 |
| 第十一章 再探弥勒寺 / 91 | 第二十七章 神秘梅娘子 / 233 |
| 第十二章 油纸包 / 99 | 第二十八章 结义 / 243 |
| 第十三章 风雨欲来 / 109 | 第二十九章 偷营擒蛮 / 255 |
| 第十四章 老军客栈 / 117 | 第三十章 追击 / 263 |
| 第十五章 宝香阁 / 128 | 第三十一章 被遗忘的名字 / 272 |
| 第十六章 联手出击 / 136 | |

“驸马，救我！”凄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他循着声音望去。

那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，此刻却变成一片火海。一群身穿锦衣的宫娥彩女四处奔逃，在她们身后，则是一群手持刀枪、身披铠甲的军卒。

她穿着华美的宫装，跌跌撞撞从大殿里跑出来，一头云鬓散乱，可是面孔却格外模糊。即便他努力张望，也看不清楚她的样貌，可他知道，她是在向他呼救。

“驸马，救我！”

她那凄婉的声音，在阵阵喊杀声中，清晰地传入他的耳中。他本能地伸出手，而她似乎也看到了他，踉踉跄跄向他跑来……说来奇怪，两人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可她的面貌却依旧模糊。他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眼看她就要跑到近前，他的眼中却流露出一抹惊惧。从她身后的火海中，冲出一匹白马，那马上端坐着一个青年，手擎明晃晃的宝剑，眨眼便到了她的身后。

“裹儿，小心！”他终于喊出声，但她好像没有听见，仍拼命向他跑来。

一道冷芒在空中闪过，那白马青年在她身后举起宝剑，恶狠狠地向她劈斩过去……

“裹儿！”杨守文额头布满细密的汗珠，他蓦地睁开眼睛，从草地上挺身坐起，大口喘着气，心怦怦跳得厉害。

夕阳染照虎谷山。山坡下，溪水清澈，可以看见溪中悠哉游动的鱼儿，两头黄牛在溪畔草地上正悠闲地漫步。远处，起伏的山峦被落日余晖染红，分外妖娆。从燕山方向吹来的风，带着丝丝凉意，吹在杨守文的身上，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，这才发现，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。

“呼！”杨守文吐出一口浊气，复又砰的一声躺在草地

上，脑袋里一片混沌。这该死的梦，已经连续出现了十几天，每次都是同样的梦境，同样的人，同样的结果，可问题是，“裹儿”是谁呢？

杨守文不禁有些头痛，浑浑噩噩十七年，一朝清醒却意外发现，自己原来并不属于这个时代。他来自一千五百年后的未来，重生在这个时代后，却因为种种原因，神魂闭塞，以至于糊里糊涂地度过了整整十七年。若不是那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，说不定他依旧会这样过下去，做那个在普通人眼中一副呆傻相的“痴汉”。

这个“裹儿”究竟是谁？杨守文对天发誓，以他两世经历，根本不认识什么“裹儿”。可为什么这该死的噩梦从他清醒后就一直伴随着他，而且让他感到莫名心痛？

“阿閼奴，放牛郎，年十六，呆又痴；满山追着黄牛走，回到家中少一头；阿爹前来把他问，不知黄牛有几头……”一阵歌声打断了杨守文的思绪，他起身看去，原来是一群童子不知何时跑到了溪畔，一边玩耍一边脆声唱着童谣。

杨守文的脸色腾地沉下来，因为童谣里的“阿閼奴”，说的就是他。

他小时候因为呆傻，祖父带他在昌平的和平寺求佛祖保佑，于是就有了“阿閼奴”这个乳名。这首歌里唱的事，发生在去年。当时的杨守文呆傻迟钝，以至于走失了一头牛都未曾察觉，回家父亲问及此事，他也没能回答上来。这其实算不得大事，可不知道是谁，竟把这事编成儿歌传出去，以至于整个昌平县尽人皆知。他的父亲杨承烈是昌平县尉，虽然只是个从九品下职，但也入了品级。昌平是个小县城，虽不足三千户，却也有一万多人。整个县城，除了县令、县丞和主簿，就属杨承烈的官职最大，发生这种事，让杨承烈感到很没面子。

父亲杨承烈本是弘农杨氏子弟，在杨守文的记忆里，他原本是个军官，后来不知何故，才举家搬到了昌平；他的生母，似乎也是大户人家出身，不过在生下他不久后便过世了，他从小也就没了娘亲。后来父亲在昌平续弦，娶了昌平一个宋姓女子，宋氏为杨家又诞下一子一女，男孩叫杨瑞，女孩叫杨青奴。

杨守文的祖父叫杨大方，因为不喜欢住在城里，于是就定居在虎谷山下。由于杨守文从小呆傻，父亲对他不甚喜爱，于是他从小就跟着祖父一起在虎谷山下这个小村庄里过活。两年前，杨守文十五岁，祖父病故，从那以后，他就在家中厨娘杨氏的照料下，独自在虎谷山下的村庄里生活。厨娘杨氏有

个女儿，乳名叫幼娘，伶俐乖巧，整日里笑脸嫣然。有这母女相伴，杨守文的日子倒也过得自在悠闲。父亲虽大多数时间在昌平城里，但村庄里有父亲的两百亩职田，靠着这些职田，他足以衣食无忧；至于放牛嘛，则是从小跟着爷爷养成的习惯。

此前十七年，杨守文浑浑噩噩，丝毫不感受不到周围人的嘲笑；可他清醒过来后，却敏锐地觉察到这首儿歌背后隐藏着满满的恶意。

当童谣再次响起时，杨守文捡起一块石子，投向那些孩童。孩童们嬉笑着散开，可不一会儿又聚在溪畔，一边唱着歌，一边逗弄黄牛。杨守文无奈地叹了一口气。

这时，从山路尽头传来一阵马蹄声。杨守文扭头看去，西边山路上有几匹马正飞快奔来。那马上的骑士，都身着黑衣，头戴黑色斗笠，斗笠的边缘垂着一圈黑纱，看不清面孔。

这虎谷山是燕山余脉，是军都山的一部分，每天在居庸关和孤竹方向往来的人不算少，更不要说就要到仲秋八月了。前几年，由于契丹人作乱，昌平冷清不少；而今年，由于没什么战事发生，昌平也就重新变得热闹起来。特别是去年在昌平西北增设羁縻州，自东北迁徙而来的胡人增加，也注定了今年的昌平会比往年更加热闹。所以杨守文只看了那队骑士一眼，也没有再去留意，他掸去身上的尘土，迈步从山坡上走下来。

刚走了几步，溪畔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紧跟着一连串孩童的哭喊声响起。杨守文抬头看，只见一头黄牛在几个男孩的骚扰下发出了一声怒吼，低头气势汹汹地向他们发起了攻击。十几个孩子四散奔逃，可有两个年纪小些的孩子，被黄牛的突然暴怒吓坏了，竟迈不动腿脚，呆呆地站在原地。

“石头，快跑啊！”有个男孩大声叫喊，可是那俩孩子却没有丝毫反应。

溪畔的骚乱，也惊动了那队骑士。为首的骑士立即勒住战马，从马背上摘下一张黑漆弓，正要弯弓搭箭，却看见一道人影从山路上掠过，眨眼间就跑到了溪畔，他弯腰抱起两个孩子，顺势在地上一滚，躲开了发狂的黄牛。黄牛见目标消失，立刻停下转身。

“阿閼奴，快跑啊！”已经跑到山路上的几个男孩大声呼喊。

当杨守文站起来时，那头黄牛已经掉过头，哞的一声低吼，向他猛扑过来。杨守文清秀的脸上刹那间闪过一抹青气，他双脚站定，身体猛然一侧，抬手抱住了黄牛的脖子，而后腰部用力，大吼一声，竟把那头黄牛生生摔倒在地。他的额头青筋毕露，手臂不断加力，数百斤重的黄牛四肢乱弹，拼命挣扎，

更发出哞哞的低吼。可任凭它如何挣扎，也无法挣脱杨守文的钳制。黄牛的叫声越来越小，最后终于不再挣扎，安静了下来。

杨守文慢慢松开手臂，站起身来。

黄牛在地上躺了片刻，四肢一弹，呼地站起来。杨守文本能地向后退了一步，警惕地看着它。那黄牛晃了晃脑袋，哞哞叫了两声，然后把脑袋伸过来，贴着杨守文的身体摩挲，那模样，好像在承认错误一样。

杨守文的脸上，这才露出笑容，他拍拍黄牛的大脑袋，又看了一眼身后那两个惊魂未定的孩子：“天色不早了，赶快回去，免得让你们爹娘担心。”说完，他撮口吹了一声口哨，站在溪边的另一头大黄牛慢悠悠向他走来。杨守文跨坐在那头被制伏的黄牛背上，拍了拍牛头，两牛一人便优哉游哉地向山下走去。

两头黄牛踩着落日余晖，消失在山路拐弯处之后，两个孩子才反应过来，站在溪畔哇哇大哭，哭声在山谷里回荡。

“好凶悍的小子，看他体型瘦弱，没想到竟有如此神力！”事发突然，从杨守文冲过去救人，到他制伏那头黄牛离开，不过十几息时间。骑士本打算射杀黄牛，却不想看到这惊心一幕，也不禁啧啧称奇。他跳下马，快步走到路边，向那群孩童问：“娃娃，刚才那少年是谁？”

几个男孩还有些后怕地看着他，其中一个仰头答道：“你是谁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”这昌平毗邻居庸关，汉胡杂居，而虎谷山距离居庸关不远，这里长大的孩子，天生有一股子顽性，所以并不惧怕那骑士。

骑士笑了，从身上的皮兜里取出一柄短剑，递给那男孩：“若你告诉我，这柄短剑就是你的。”短剑长一尺出头（唐代一尺，约等于后世三十一公分），绿鲨鱼皮剑鞘，黄铜吞口煞是漂亮，只看那做工精美的剑鞘，就知道这柄短剑价格不菲。山里的孩子，特别是男孩，就喜欢这玩意儿。

那男孩眼睛一亮，伸手一把夺过短剑：“你是说杨阿痴吗？”

他话音未落，就觉得腿上一疼，原来，旁边一个年岁大些的男孩听他这话，立刻毫不客气地在他腿上踹了一脚，怒气冲冲道：“不许你说阿閼奴哥哥！山狗子，以前你吹得天花乱坠，刚才却跑得最快。如果不是阿閼奴哥哥，小石头他们就没命了！我告诉你，再敢叫阿閼奴哥哥‘杨阿痴’，我们以后就不和你玩了！”

山狗子显然平时惧怕那男孩，连忙低下头，嘴里嘟囔道：“本来就是阿痴嘛！我阿娘说，他前世肯定是坏人，不然的话，好人又怎可能被雷劈中？”

“你还说？”男孩扬手要打他。

“好嘛，我不说了。”山狗子闭上了嘴巴。

年长的男孩抢过短剑，看着骑士，满脸警惕地问道：“你打听阿閼奴哥哥作甚？”

骑士愣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小娃娃不要担心，我只是看那少年神力，故而有些好奇。”

“哼，我告诉你，别想欺负阿閼奴哥哥。他阿爹是杨县尉，如果你们敢欺负他，到时候我就让我阿爹告诉杨县尉，把你们抓起来！”

“哦，原来是县尉公子。”骑士故作畏惧状，让那男孩放松了警惕。

男孩接着说道：“阿閼奴哥哥一个人住在山下，他虽然有些傻傻的，却是个好人。以前不管我们怎么欺负他，他都不生气，还陪我们玩，给我们好吃的。只是前些日子，他被雷劈了一下，从那之后，就不怎么陪我们玩了，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。我阿爹阿娘虽然不让我找他玩，可我知道，阿閼奴哥哥是个好人。”

骑士轻轻点头，笑道：“当然，他刚才为了救人独斗狂牛，不是好人可做不来。”又和男孩聊了几句，临走前骑士还是把短剑送给了他们。

“将军，怎么样？”他上了马，身后有骑士问道，“那小子有如此神力，而且胆气过人，是个人物。”

“可惜，是个阿痴。”骑士道，“他是昌平县县尉之子，不知为何却独居在这虎谷山下。算了，我们此来身负重任，若你真有兴趣，等事情结束了，可以找那县尉询问。好了，咱们再赶一程，天黑之前必须抵达昌平。”

夕阳西坠。杨守文骑着牛，踏着暮色，慢悠悠地回到山下的村庄。

这是一个无名小村，满打满算不过百人。这里距离昌平县城大约有十里地，毗邻官道，向北四五十里，就是居庸关；向西北五十多里，是一个羁縻州。

时乃圣历元年（698年），圣母神皇，也就是那位千古女帝武曌已登基八载。在经历了无数次血腥杀戮后，朝堂上的政局正趋于稳定。然而已过古稀之年的圣母神皇，却呈现出迟暮之态。她坐镇神都，掌控天下，却始终无法平定边塞狼烟。没办法，当初为了稳定朝局，她不得已大开杀戒，无数能征善战的猛将死于莫须有的罪名之下，虽换来了朝局稳定，却也使得兵备废弛。同时，由于均田制的瓦解，使得府兵制度面临崩坏，而随着一段时间内对外战事接连失败，更让这位女皇对朝堂上的武将产生了莫名的怀疑。于是，女皇只能依靠武氏族人来强化军备，以期在未来可以扭转颓势。

不过这一切，对杨守文而言格外遥远。

昌平位于边塞，隶属于幽州都督府。这幽州，自古以来便是苦寒之地，距离繁华的神都有千里之遥，所以朝堂上的风云诡谲与他并没有太大关系。对那些达官贵人而言，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；但对普通百姓来说，这个时代也许并不算太坏。

杨守文骑牛走进村庄时，就见炊烟袅袅，小村呈现出一股宁静祥和之气。他的家在村后小溪旁，隔溪相望，是苍茫的虎谷山。家是一个独立的小院，三座五间七架的房屋，明堂在前，厢房在后，前后两进，透着几分别样的雅致。

门前停下，还没叫门，就见院门打开一条缝，从门后扑出一道娇小的倩影：“咒子哥哥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一串银铃般的欢笑传来，紧接着那倩影扑进他的怀中。

除了“阿閼奴”，杨守文还有一个乳名叫“咒子”。听着女孩一如往常的欢笑，杨守文眉宇间透出一抹疼惜之色，笑着把女孩抱在怀中：“今天大黄犯了性子，所以回来晚了些……幼娘今天在家，有没有乖呢？”

怀中的小女孩，也就八九岁的模样，梳着双丫髻，小脸像熟透的苹果一样，红扑扑的。她就是杨暖，乳名幼娘，家中厨娘杨氏的女儿，杨守文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。大约九年前，杨氏怀着身孕路过村庄时，晕倒在杨家门口，祖父杨大方看她可怜，便收留了她。几个月后，杨氏生下了个女孩，这女孩就是杨暖。杨暖出生后，杨氏便留在村里，成了杨家的厨娘。杨暖的父亲是谁，杨氏没有说，杨大方也没有问。总之，杨暖随女人的姓，变成了杨守文的“小尾巴”。杨大方死后，杨承烈回来得更少，杨氏就帮杨守文撑起了这个家，三个人相依为命。

幼娘仰头看着杨守文，脆生生道：“幼娘最乖了，今天还帮阿娘给哥哥洗衣服了呢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杨守文露出赞赏之色，把她高高举起来，“幼娘可真厉害！”

幼娘咯咯笑了。这时候，院门打开，从门后走出个中年妇人。她一身布裙，头戴一支木钗子，腰间系着一块碎花围布。看到杨守文，妇人脸上露出慈祥之色，轻声道：“二郎今天回来得有些晚了，幼娘刚才还哭闹着，说要去找你。”

“让婶娘费心了，明天我一定早些回来。”

这妇人是杨幼娘的母亲杨氏，以前他头脑不清醒，记不得许多事，所以一直“婶娘婶娘”地称呼她，至于她叫什么名字，杨守文并不清楚。

杨氏上前牵起黄牛进院，把牛拴在牛棚里。杨守文则抱着杨暖跟在后面，待杨氏拴好牛，他才放下杨暖，牵着她的小手走进正堂。

“幼娘去给哥哥打水，大郎辛苦了一天，先梳洗下，晚饭马上做好。”杨氏吩咐幼娘道。幼娘答应一声，跑出去打水。

杨守文道：“婶娘，我先去给爷爷问安，待会儿就过来。”杨大方过世已经两年，但杨守文每天都会为他上香，也就是请安。

杨氏答应一声，便去伙房准备晚饭；杨守文则穿过正堂，进了后院。

后院里，有一个花圃，左右各一幢厢房，每幢厢房有三个房间。以前杨大方在世时，杨承烈每逢休沐日，就会带着一家人前来拜见。杨大方病故后，这个家也就冷清了许多，杨承烈习惯住在县城里，除非固定的祭祀日子，平时很少来这里居住。不过，杨氏是个勤快人，每天都会打扫房间。

此时，天完全黑了下来，杨守文走进一间厢房，点上油灯，走到灵位前，点上三炷香。

“爷爷，我回来了！”他上完香，自言自语道，“今天大黄发了狂，险些伤了村里的孩子，好在我从小跟爷爷习武，有一身好力气，总算制伏了大黄，也幸亏没出事，不然说不定又会传出些闲言碎语来。”杨守文说着，眼圈有些发红。

“阿閼奴如今已经好了，再也不会头疼了。不过，我觉得不开心，因为最近总做一个古怪的梦，梦到有一个女人喊我‘驸马’。”说完，杨守文跪下，在灵位前磕了三个头，复又站起来自语道，“不管怎么样，爷爷教我的东西，阿閼奴不会忘记，以后还会苦练不辍。婶娘待我很好，幼娘也很乖巧，现如今还学会了洗衣服……”每天和爷爷说说话，已经成了杨守文的习惯。之前他头脑不清醒时就这样；如今他头脑清醒了，也没有改变这个习惯。

走出厢房，他轻轻拉上房门，正要迈步去正堂，就听见从正堂天井传来一声响，紧跟着听到幼娘的哭声。杨守文心里一紧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正堂。

门廊前，一只水盆被打翻在地，水流了一地，门廊上变得湿漉漉的。幼娘坐在一摊水渍中，正放声哭泣，而一个少年，正站在门廊下，大声呵斥着杨氏：“你这贱婢做的好事，怎么把水盆放在门口，还湿了我的衣服！我这衣服是新的，价值三百文呢；还有你这小贱婢，再敢哭我把你卖了！”少年气势汹汹，杨氏则吓得不敢说话。

杨守文的心中腾地生出一股怒火，他大步冲出正堂，把幼娘抱起来。

“呦，这不是我那阿痴大兄吗？”没等杨守文开口，少年抢先道，“大兄，



你是怎么教导的这两个贱婢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！我敲了半天门，居然没人来迎接，还要本少爷开门，简直放肆！不过也是，我忘了大兄你……要不然，我给大兄找个懂事的过来？把这两个贱婢卖了，大兄也能过得舒坦些。”

幼娘吓得抱紧杨守文的脖子：“兕子哥哥，幼娘乖，兕子哥哥不要卖掉幼娘。”

少年叫杨瑞，是杨守文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年十三岁。杨承烈续弦时，曾有意将新妇宋氏扶正，不过杨大方不同意。杨瑞自幼聪慧，甚得杨承烈喜爱，可是却背着一个庶子的名声，这让他很不高兴。

杨守文盯着他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来干什么？”杨瑞哈哈大笑，“简直笑话，这是我家，我怎么不能来？”说完，杨瑞抬腿，一只脚便踏上了门廊，只是没等他另一只脚上来，杨守文突然抬腿，一脚踹在他的胸口上。这一脚，毫无征兆却力道惊人。

杨瑞一声惨叫，整个身体腾空飞起，砰地摔了出去。还没等他站起来，杨守文已经到了跟前，一脚踩在他脸上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杨二，我有让你进门吗？”

“杨阿痴，你疯了？！”

“我疯了！”杨守文脸上一紧，抬脚狠狠地踹在杨瑞的肚子上。杨瑞再次惨叫一声，身体蜷成一团，好像一只大虾米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这时候，杨氏连忙跑过来拉住他：“大郎莫动手，若是被阿郎知道，一定会斥责大郎的。”

不等杨氏说完，杨守文把幼娘放在她怀中：“斥责？我就是不动手，他照样不会待见我。”说着话，他推开了杨氏，沉声道，“这座房子是爷爷盖起来的，爷爷把它留给我，就是我的产业。我要让这个家伙知道，在这个家里，还轮不到他作威作福，一个庶子，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吗？”

“杨阿痴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。”杨瑞挣扎着站起来，指着杨守文骂道。

杨守文抬手抓住了他的胳膊，向前一带，杨瑞被扯得脚步踉跄。他顺势抬腿，把杨瑞再次踹翻在地。“你不放过我，”杨守文冷笑道，“正好，我还不想放过你呢！”

杨守文自幼随杨大方习武，即便是他头脑不清醒时，杨瑞也不是对手，只是从前的他，不会随便动手。爷爷曾说过，他天生神力，脑袋又不清楚，若动起手来，根本掌握不住轻重，容易出事。之所以教他练武，一是为了让他强身健体；二是为他治病。现在，他的脑子已经清醒，对杨瑞自然不会客气。

“杨阿痴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杨阿痴？”杨守文踩住杨瑞的胸口，恶狠狠道，“这三个字，也是你一个庶子叫的吗？杨二郎，你干的那些事情，我清楚得很！你若是不来惹我，我也懒得找你麻烦，现在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和你算算总账。我问你，那首童谣是谁编的？是谁传出去的？”

杨瑞拼命挣扎，奈何杨守文那只脚却如一座山石压住他的胸口。

杨守文冷笑道：“杨二郎，去年马鹞子告老还乡，阿爹身边空出一个执衣的位子，按道理说，就算我傻，这执衣的位子也该由我来坐，如何轮得到你？偏偏那个时候，小黄牛跑丢了，县城里又传出那首童谣，让阿爹颜面无存，从那之后，你就变成了阿爹身边的执衣。别告诉我这都是巧合，这世上若真有那么巧合，明天你变成死人也会是个巧合。”

“你……”杨瑞骇然看着杨守文。

这执衣，最初只是个童仆杂役，不过从隋朝始，执衣又有亲随之意。入唐之后，执衣进一步普及，更变成了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。一般而言，只有人品级的官员才会配给执衣，不但可以免除徭役，还可以拿到薪水，所以很多低品级的官员，会把执衣交给自己的亲人来做，一来可以多一份收入；二来也是为了带在身边，加以培养。按照杨承烈从九品下的职务，身边会配备两个执衣，并且在官府中有备案，每月可得八十文。

在唐朝，凡未成丁，且十一岁到二十一岁之间的中男，都可以充当执衣之位。依照年纪，杨守文身为嫡长子，是执衣的最佳人选，可就是因为那首童谣，使杨承烈在马鹞子告老返乡后，选择杨瑞来接手执衣一职。如果没有那首童谣，杨承烈的做法说不定会被其他官员反对，但正是因为那首童谣，杨瑞接任便顺理成章，甚至连县令、县丞和主簿对此也没有异议。

至于这童谣的始作俑者，只需略加思考，就能猜出端倪。说实话，杨守文并不在意执衣的身份，关键是杨瑞太过张狂，竟然吓哭了幼娘，这令杨守文无法忍受。杨承烈住在县城里，对他不闻不问，对杨守文而言，最亲的人莫过于爷爷和杨氏母女。幼娘在他的心里，绝不是什么奴婢，而是他的妹妹，他的亲人。杨瑞吓哭了幼娘，就如同触碰了杨守文的逆鳞。

“你什么你！”杨守文冷笑道，“是不是觉得奇怪，我居然能猜到真相？”

说着话，杨守文蹲下来，探手拍打杨瑞的脸颊：“我之所以不去说明，是因为我知道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你以为这样就得了便宜吗？我告诉你，整个昌平上上下下，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包括阿爹心里也清楚，只是你不要杨家

的脸面，阿爹和我，却不能不要。”

“你不是……”

“我是痴汉，对不对？”杨守文森然道，“可你一定想不到，前些日子那道雷，竟然治好了我的痴症。对了，最近村里不少人说我前世是个坏人，所以才会遭雷劈，想必也和你脱不开干系。不过二郎，你知道什么叫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吗？你今天若老老实实过来，我一样不会计较，随便你在这里装你的二少爷，只是你太得意了，得意到让我觉得，如果不好好教训你一顿，简直就对不起那道雷。”说完，杨守文左右开弓，啪啪啪一连给了杨瑞十几个耳光。这十几个耳光虽然没有真的用力，但还是把杨瑞打得满脸是血。

“咒子哥哥，别打了！”幼娘从杨氏怀里挣脱出来，抱住了杨守文的胳膊，“幼娘不疼，咒子哥哥不要再打二少爷，若不然被阿郎知道，一定会怪罪咒子哥哥的。”幼娘眼里噙着泪，眼巴巴地看着杨守文。

那可怜的小模样，让杨守文心里不由得一软，他停下手，把幼娘抱在怀中：“幼娘最乖了，是哥哥不好，不该打人，不过呢，有些人就是要教训才成。二郎，今天我看在幼娘的面子上不和你计较，下次想好了，如果再要讨打，你可以试试看！”

此时杨瑞脑袋发蒙，脸颊红肿，口鼻中流淌着鲜血。他有心机，他聪慧，他甚至会编童谣……可那又怎样？刚才杨守文那一顿巴掌，打得他心惊肉跳。见杨守文停了手，他这才从地上爬起来，恶狠狠地盯着杨守文。

“再瞪眼，我挖了你的眼珠子！”杨守文扭头说道。

杨瑞吓得脸刷白，连忙低下头，不敢再与杨守文对视。

“跟我进屋来，”杨守文把幼娘放下来，牵着她的小手往正堂里走，一边走一边道，“婶娘，可以开饭了，我饿了。”

杨守文的晚饭是焖腊羊肉，粟米打底，腊羊肉放在上面，粟米中混杂腊羊肉的香味，同时还能消除一部分油腻。除了这个，还有两碟青菜，不过看上去清汤寡水，很难产生食欲。不要小看这顿简朴的晚饭，在这个时代已经算很丰盛了。

杨承烈身为从九品县尉，月俸不到两贯，外加五十石精粟。说起来，这算不得多，但比起贞观年间外官的俸禄，已经增加了不少。武曌执政以来，一直在努力提高外官的待遇。如果是在贞观年间，似昌平县尉这个职务，根本没人愿意出任。杨家的主要收入，还是来自那两百亩职田。不过杨承烈久居县城，对职田基本上不问，杨大方在世时，职田收入基本上都掌握在杨大方手里。如今杨大方过世，杨承烈虽收回了大半收入，但依旧给杨守文留下了足够的生活费。

杨守文看上去很瘦，食量却不小，一顿晚饭，就消耗了一斤粟米，外加半斤腊羊肉。

杨瑞这顿饭吃得很艰辛，肥美香甜的腊羊肉在口中没有什么味道，略一咀嚼，腮帮子就疼得厉害，有心不吃，可杨守文眼一瞪，他也不敢再有脾气。杨守文这顿耳光，的确把他打怕了。

“说吧，好端端过来，什么事？”杨守文吃饱了肚子，跪坐在胡床上问道。

杨瑞放下碗筷，捂着腮帮子颤声道：“马上八月十五了，阿爹准备在弥勒寺赏月，所以让我先过来看一下，还说要杨……姑娘做些准备，免得到时有差池。”

杨守文这才想起，好像再过十几天，就是中秋了。中秋赏月，举家团圆，不过听杨瑞话里的意思，父亲杨承烈这次赏月恐怕不仅仅是为了团圆，似乎还请了什么人。父

亲在昌平已经做了十多年县尉，十几年来，昌平县令换了四五个，可是父亲一直稳坐县尉的位子，迟迟不见升迁。按理说，哪怕论资历，他也该排到，不过，父亲好像并不着急，心甘情愿在县尉的位子上，一干就是十几年。

“阿爹要请客吗？”

杨瑞犹豫了一下，轻声道：“阿爹有位故人前来，说是贵客。”

“贵客？这昌平地处边塞，阿爹能有什么贵客？天已经不早了，你晚上也回不去了，”杨守文站起身往外走，一边走一边道，“我让婶娘给你准备被褥，今晚就住在这里，等天亮了再回去。对了，你脸上的伤，回去该怎么向阿爹解释？”

杨瑞心里一咯噔，连忙道：“我就说是自己摔的，绝不会出卖大兄。”

“哼！你不如实告诉阿爹，那不是白挨打了吗？”

杨瑞这时突然感觉到自己一向自诩聪明的脑袋瓜，一下子不够用了，他看着杨守文，哭丧着脸，若告诉阿爹，他岂不是自讨苦吃？

杨守文一副孺子不可教的表情，摇摇头：“回去告诉阿爹，就说是我揍了你，如果阿爹问为什么，该怎么回答你自己去想。”说完，杨守文头也不回便走出房间。

什么意思？杨瑞看着杨守文的背影消失在门外，脑袋乱成了一锅粥，他根本不明白杨守文是何意，莫非他那痴症又犯了不成？

夜深了，杨守文一只脚耷拉着靠在廊柱上，幼娘蜷在杨守文的身侧。

“咒子哥哥，为什么要二少爷如实禀报给阿郎？”幼娘仰着头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他，脸上露出不解之色，“阿郎最疼爱二少爷，若知道咒子哥哥打了他，岂不是会责怪咒子哥哥？阿翁不在了，再也没有人护着咒子哥哥了。”

杨守文看着漆黑的夜空，天边飘来了一片乌云，正迅速向虎谷山方向逼近。他笑着揉了揉幼娘的小脑袋瓜，轻声道：“阿翁不在了，还有幼娘在；若是阿郎责怪我，幼娘会保护咒子哥哥，对不对？”

“嗯。”幼娘用力点了点头。

杨守文的眼中闪过一丝暖意，他把幼娘搂在怀中：“幼娘保护我，我也会保护幼娘。”

老天爷把他丢到了圣历元年（698年），并且让他浑浑噩噩地生活了十七年，而后用一道闪电把他劈醒，如此玄幻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也让他感